



〔俄〕列·安德列耶夫 著

七个被绞死的人

图书馆

I512.4
80



七个被绞死的人

[俄]列·安德列耶夫 著

陆文年^译 张业民 译

王庚年 校

漓江出版社

“外国文学名著”出版说明

为了帮助读者扩大视野，认识世界；为了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和外国文学研究工作，借鉴创作经验和技巧，本社特陆续出版“外国文学名著”。这套书主要选收外国古代和现代有代表性的优秀中长篇小说。所选书目注重文学价值和艺术水平，并反映不同的流派和风格。对独树一帜、影响甚大而尚未为我国广大读者所知晓的名家名著将优先介绍。

责任编辑：刘硕良

装帧设计：文希

七个被绞死的人

[俄]列·安德列耶夫 著

陆义年 张业民 译 王庚年 校



漓江出版社出版

(南宁市河堤路14号)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960 1/32 印张14.5 插页3 字数249,000

1981年11月第1版 1981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11,000册

书号：10256·12 定价：1.26元



作者像

译 本 序 言

贺祥麟

俄罗斯著名的小说和戏剧作家列昂尼德·安德列耶夫（1871—1919）是一个人们争论很多的作家；有人说他是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有人说他是有着浓重颓废主义倾向的印象主义作家；在很多国家，他的作品拥有广大的读者，被评价甚高，被放在书店里最显眼的地方，而在他的故乡，至少有一段时间，他曾被认为是“反动作家”，有的俄罗斯文学史对他甚至不屑一提；在我国，伟大的鲁迅先生早在本世纪初就译介了他的作品，读者不少，但解放后由于种种原因，他的作品几乎没有译介，许多文学爱好者简直不知道安德列耶夫其人。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究竟应该怎样评价安德列耶夫？请允许我先引用鲁迅的一段论述：鲁迅说，在安德列耶夫的创作里，“又都含着严肃的现实性以及深刻和纤细，使象征印象主义与写实主义

相调和。俄国作家中，没有一个人能够如他的创作一般，消融了内面世界与外面表现之差，而现出灵肉一致的境地。他的著作是虽然很有象征印象气息，而仍然不失其现实性的。”^①鲁迅不愧为伟大的思想家和艺术家，他给予安德列耶夫的艺术创造以很高的评价。但是，我们也不能忘记，鲁迅在另一个地方，也曾尖锐地指出了安德列耶夫有绝望厌世的思想。“他那思想的根柢是：一，人生是可怕的（对于人生的悲观）；二，理性是虚妄的（对于思想的悲观）；三，黑暗是大有威力的（对于道德的悲观）。”^②鲁迅既看到了安德列耶夫的长处，也决没有因此而无视了他的短处。

我个人年轻时是很喜欢安德列耶夫的某些作品的。当时我只是一个少不更事的青年学生，不懂得、也没有学过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后来，随着年事与见识的增长，也读了一点马列主义文艺理论著作，逐步看出了他作品中的一些问题。我认为安德列耶夫是一个瑕瑜互见的作家，他的作品一方面具有现实主义的优秀传统，另一方面也确实混和着某些悲观主义、颓废主义的思潮。不可否认，他的某些作品里印象主义的色彩很浓。但是，即使对印象主义，我们也不能全盘否定。我看过一些优秀的印象主义的绘画，艺术性甚高，思想性也不算差。在

① 《〈黯淡的烟霭里〉后记》，见《鲁迅译文集·现代小说译丛》第一卷，1958年版，第331页。

② 《致许钦文》，见《鲁迅书信集》，第75页。

文学上也一样，对不同作品要作具体分析，不能一听说“印象主义”，就仿佛无意间触着一个滚烫的烙铁，怕烙伤了自己手，弃之唯恐不速，更何况安德列耶夫还算不上十足的印象主义作家。安德列耶夫常常喜欢通过他自己的印象来反映现实。他特别注意刻画人物的思想、感情和心理状态的细微过程。他常常把人物放在某个特定的境遇中，然后深入描绘人物在这种特定境遇中的性格表现。写得好时，他创造了一些故事情节生动、人物性格突出、揭露旧社会比较深刻的引人入胜的作品，如《巴尔格莫特和加拉斯卡》、《小天使》、《小小礼品》、《彼奇卡在别墅里》、《七个被绞死的人》等中短篇小说；但在某些时候，由于他世界观中的消极因素和当时社会反动思潮的影响，他也创作了象《黑暗》、《饥饿王》、《我的札记》等思想内容很差的作品。这就需要我们全面地占有材料，对作家不同时期的不同作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和研究，不能囿于陈见，不能轻率地下结论。

为了扩大文学青年的知识面，使他们了解各种文学流派的不同艺术风格并且增长其分析问题和鉴赏评价文学作品的的能力，我们应当循循善诱地引导读者去正确理解和正确对待各种不同的文学遗产。把毒草当成香花当然是错误的，不分青红皂白给一个瑕瑜并存的作家简单地贴上某种标签、全盘否定，使自己闭目塞听也同样不对。正是基于这一看法，我以为向读者介绍一些类似安德列耶夫这样的

作家及其作品，是必要的，有积极意义的。特别是从繁荣我国文学艺术出发，更需要注意介绍不同流派风格的作家作品，包括有争议的作家作品，以帮助文学创作者开拓视野，博采众长，进一步丰富表现手法，提高艺术水平。

今年是安德列耶夫诞生一百一十周年，感谢陆义年、张业民同志为我们译出了这位俄罗斯作家的十一篇作品。译者嘱我写篇短序，我不揣谫陋，谈了点自己对安德列耶夫的看法，仅供读者参考。如有错误，尚请译者、国内外国文学专家学者以及广大读者不吝指正。

一九八一年五月

目 次

巴尔格莫特和加拉斯卡.....	(1)
辩护.....	(18)
窗前.....	(32)
一件偶然的事.....	(65)
在地下室里.....	(78)
瓦西里·费维斯基的一生.....	(95)
贼.....	(213)
省长.....	(237)
故事尚未结束.....	(317)
伊万·伊万诺维奇.....	(326)
七个被绞死的人.....	(343)
译后记.....	(454)

巴尔格莫特和加拉斯卡

复活节期间，一位忠于职守的警察途遇惯常闹事的酒鬼，竟异想天开地邀他到家里作客。作家把这段离奇的趣闻写得引人入胜，并暗示慷慨大度可能化敌为友。高尔基读后大加推崇，认为故事本身“洋溢着作者过人的才气”，“字里行间还隐藏着作者对事实荒诞不经的揶揄——这种揶揄很容易与‘复活节’及‘圣诞节’的文学中的多愁善感融合在一起。”

——译者

如果说大自然造物主亏待了伊万·阿肯金内奇·别尔格莫托夫，那是颇不公允的。他在省城奥勒尔市某郊区的警察所里当差，官方正式场合的称呼是“戴20号证章的警察”，但是在非正式场合，老百姓私下都喊他“巴尔格莫特”。该区居民按其住家所在的炮匠街而得名，称为“炮匠们”；但是根据他们的精神气质，又往往加上一个绰号，叫作“不怕掉头的炮匠们”。他们不喊伊万·阿肯金内奇为“别尔格莫特”而取“巴尔格莫特”这个译名，毫无疑问，是指他并不具备鲜嫩可口的水果

——红秋梨所具有的那些特点。①

巴尔格莫特其人外形近乎剑齿象，起码也与那一类十分可爱，但早已绝迹的造物颇多相似之处；那一类造物由于栖身无术，早在洪荒时期就抛弃了现在人烟如此稠密的地球。巴尔格莫特身材高大，膘肥体壮，孔武有力，嗓音宏亮。就体形魁伟而论，他算得上是警察中的佼佼者。倘若他的心灵不为他那肥厚的体壁所压抑而贪恋长梦的话，他早就可以高升到显赫的地位了。外界印象在进入巴尔格莫特的心灵前，势必先要透过他那双浮肿的小眼睛，途中不可避免要丧失某些棱角和力量，从而大打折扣，以致在到达预定地点时，这些外界印象就只剩下模糊的余音和光影了。那些苛求的人也许会说他是一堆肉，可警察所的巡官们却夸赞他是一根粗木棒——特别对与此有直接关系的炮匠们来说更是一根执法甚严的大棒。

尽管这样，巴尔格莫特实在是一个老成持重、严肃正派，理应受到夸奖和尊敬的人。他对自己已经知道的东西，都能了如指掌，记得十分明确；哪怕是某条警察守则，一旦由他那笨重的躯体使尽全身力气牢牢掌握住，那条守则便深深地印在他那并不灵活的脑子里，就是烈性烧酒也休想使之稍有含糊。在他心灵中占有同样牢固地位的，还有一些为数不多，来自日常生活经验、无条件地约束着当地

① 别尔格莫托夫一姓的词根“别尔格莫特”是水果红秋梨的意思。

居民的简单道理。遇到巴尔格莫特不知道的东西，他就默不作声、持一种不可动摇的庄重态度，以致那些有见识的人竟为自己知之甚多而感到不好意思起来。最重要的还是巴尔格莫特有过人的力气：力气在炮匠街上是决定一切的因素。住在炮匠街的尽是些鞋匠、铁匠、锤麻工、成衣匠以及其他自由职业者的代表人物。这条街上开着两家酒馆。每逢礼拜天和礼拜一，整条街的居民都把自己全部的空闲时间花费在古希腊荷马史诗中所说的诸神间拳打脚踢的斗殴上。连观战者的婆娘们也卷了进去。她们一个个披头散发、连帽子和头巾都不戴，拚命往四下里拉扯自己的男人。孩子们在一边兴奋地瞪圆眼睛观赏着婶婶们和阿姨们的勇猛果敢。然而，醉醺醺的炮匠们掀起的一股热浪，碰上难以动摇的巴尔格莫特，就象海涛冲击在石砌的堡垒上，只能撞得浪花四散而已。巴尔格莫特伸出他那双巨掌，十分灵巧地抓住吵闹厮斗得最凶狠的一对，提着他们当楔子开路，亲自闯入人堆。这两个闹事鬼便俯首贴耳，顺从地把命运交给他摆布；即使有所反抗，也只是装模作样罢了。

以上是巴尔格莫特在处理对外关系方面的表现，至于在内政问题上，巴尔格莫特的尊严态度同样毫无逊色。他和妻子养活着两个孩子，住在一座低矮狭小、歪斜简陋的小屋里。小屋简直难于容纳他那肥大笨重的身躯。每当巴尔格莫特在室内走动时，那屋子总是摇摇晃晃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仿

佛在为自己能否继续存在而簌簌发抖。不过这小屋依旧安然无恙，一则固然是因为这座木结构的小屋基础扎实，再则还多亏家庭联盟的巩固。此外，巴尔格莫特是个精打细算，勤俭持家的人，一有空闲便在屋后的菜园里忙个不停。他对家里的人管教甚严。在这方面他依然是凭借他的体力教导妻子和两个孩子，这当然并不是从他们对科学知识的实际需要出发，他只是恪守某些连他自己也说不清的、留存在大脑某个角落里的治家格言罢了。当然这一切并不妨碍年轻美貌的妻子玛丽娅一方面尊敬他这位为人正派，从不酗酒的丈夫，另一方面照样可以轻而易举，毫不费力地把粗大笨重的丈夫支使得团团转；这正是那些纤弱的女子所特有的才干。

一个春风送暖的傍晚，九点多钟，巴尔格莫特在自己站惯了的岗哨上值勤，那是炮匠街和第三工商街十字路口的拐角处。这天晚上，巴尔格莫特的情绪很不好。明天是复活节，是耶稣复活的正日子，人们不久就要上教堂去了。可是，他却不得不站岗站到深夜三点钟，勉强能在开斋^①前赶回家里。他并不真地想上教堂去参加祈祷，只是在这异乎寻常平静的街道上洋溢着的那种节日气氛打动了他的心。他不喜欢这个日复一日寂寞无聊地站了十来年的地方，他愿意也象别人一样干点过节的事。朦胧间他感到颇为烦恼和不满。况且他还饿着肚

① 指到耶稣复活节为止的斋戒期结束时第一次恢复荤食。

子，妻子今天没让他正经吃饭，只喝了点用面包碎做的汤。他那大肚子早已空空如也，饥肠辘辘，迫切地要求装点吃的东西进去；等开斋还得好一阵哩！

“呸！”巴尔格莫特啐了一口唾沫，卷起一支烟，很不情愿地一口一口地抽着。他家里有不少当地一位小店老板送来的优质香烟，不过还得等到“开斋”才能启封拿出来抽。

过了一会儿，炮匠们开始纷纷往教堂那边慢吞吞地走去。个个都打扮得漂漂亮亮，衣着整洁，在红色或蓝色的毛料衬衣外面套上一件外衣或是坎肩，脚上穿着褶绉生花、式样各异的厚底尖头高筒皮靴。这些漂亮的装束一到明天很可能有一部分要奉献给酒店的老板换酒喝，有一部分则可能为争夺一架手风琴在过分亲热友好的你拉我扯中弄坏。不过今天炮匠们个个都显得神气十足，光光彩彩。每个人都小心翼翼地拎着一个小白包袱，里面放着甜奶渣糕和圆面包。谁都没有注意巴尔格莫特，而他呢，也并不特别关切地去注意自己那些“教子们”，他只是模模糊糊地预感到明天又要在他所管辖的地段上不断奔波了。事实上，他的内心是很羡慕这些人能自由自在地上那灯烛辉煌、欢乐热闹的地方去的，现在他却象一个无家可归的人呆呆地站在那里。

“嘿！我可是为了你们这些酒鬼才站在这里的！”他这样归纳着自己的思想，又啐了一口唾

沫，心头感到隐隐作痛。

街道上冷冷清清，没有一个行人。做弥撒的钟声当一当地敲响了，紧接着在一阵沉闷、单调的大斋节钟声之后，教堂里的排钟叮叮当当地一齐响起来；阵阵钟声婉转悠扬，向四下里传播着耶稣复活的喜讯。巴尔格莫特摘下制帽，右手在胸前划了个十字。很快就可以回家了。于是，他也开心起来，想象着餐桌已经铺好洁白干净的台布，上面摆着节日的大圆甜面包和红鸡蛋。到家之后，他要从容不迫地和全家每个人互吻三次^①，庆祝复活节。他还要唤醒小万尼亚，把他抱过来。那孩子开头一件肯定是嚷着要红鸡蛋；为了染红蛋的事，他和比较有经验的姐姐认真商量整整一个礼拜了。当儿子看到父亲拿给他的不是用洋红染的容易脱色的红蛋，而是一个用真正的大理石打磨成的红蛋时，他一定会把嘴巴张得大大的！那枚大理石的红蛋也是由那位善于拍马屁的小店老板送给他本人的。

“多么可爱的孩子！”巴尔格莫特得意地笑了，感到有股近乎父爱的温情在心里蓦然蠕动起来。

但是，巴尔格莫特怡然自得的心情，却被异常可恶的情况搅乱了。街角那边传来了跌跌撞撞、步履不稳的脚步声和嘶哑的低语声。“是哪个混帐东

^① 东正教的教徒在复活节的钟声响过之后，人们（不分贫富贵贱）见面时要互相祝贺说：“耶稣复活了”，并互吻三次，作为节日祝贺。

西呢？”巴尔格莫特懊恼地想着，一面探头朝街角那边望了望，满心感到受了莫大的侮辱。原来是加拉斯卡^①！正是那个酒鬼本人——捣乱总少不了他！天还没有亮，他已经来得及在什么地方灌了一通，实在是个哑谜！不过他已经喝醉，则是千真万确、毫无疑义的。这个人的行为对于旁人来说是神秘莫测的；可是巴尔格莫特早已摸透了炮匠街居民的内心活动，特别研究过加拉斯卡的下流本性，因此他对酒鬼这个举动理解得十分透彻。加拉斯卡习惯于走街心，可是现在却为一种莫名其妙的力量所吸引，离开街道中央，一路歪斜地扑在路边的板障墙上，双手死死地支撑着板障，神情紧张地凝视着面前的墙。他摇摇晃晃地积聚着力量，准备和这类意外的障碍搏斗一番。经过一阵紧张的思索，他用力一推，身子离开板障墙，随着惯性，趑趄趑趄往后倒退到街心。接着猛一转身，大步朝广场走去。这块广场并不象字面上形容的那么宽敞，周围有许多街灯柱子，因此加拉斯卡立即撞在离他最近的一根柱子上，亲密地紧紧拥抱起来，跟它结下了不解之缘。

“喔唷——街灯！”加拉斯卡言简意赅，终于明白了真相。一反常态的是：这次加拉斯卡特别宽宏大量，并没有破口大骂，仅仅说了几句略带亲昵的埋怨话。

^① 加拉斯卡是正名吉拉辛的卑称。

“嘿，站下，你这个蠢货！还往哪儿跑！？”加拉斯卡唠叨着，刚摇摇晃晃离开灯柱，可是立刻整个胸脯又扑在那上面；他的鼻子差点没有在冰冷潮湿的灯柱上碰扁。“啊唷……是这样……”加拉斯卡大半个身子慢慢滑过灯柱，眼看着要倒下去，但总算稳住身子站住了，接着陷入了沉思。

巴尔格莫特挺直高大的身躯，轻蔑地撇着嘴，居高临下注视着加拉斯卡。炮匠街上没有哪个象这个讨厌的酒鬼更使他恼火的了。看外表，这人有气无力，差不多是个半死不活的人了，可是调皮起来，说得上是这个地区数一数二的捣蛋鬼，简直是祸害。炮匠们吃醉了酒，胡闹一阵，在警察所里关一夜，就过去了，一切都堂堂正正，合情合理。而这个加拉斯卡，一向在暗地捣鬼，难以捉摸，而且还牙尖嘴利，刻薄得出名。他经常被打得半死，不只一次关进警察所，甚至挨饿饭，但是毫无效果，恶语伤人，敢骂破天的劣根性却始终改不掉。他常常在炮匠街上一些体面人家的窗下一站，毫无来由就破口大骂一通，搅得人家不得安生。管家的抓到加拉斯卡就是一顿狠揍。众人在一旁哈哈大笑，喊着叫使劲打。至于对巴尔格莫特本人，加拉斯卡更是骂得编排奇巧，花样翻新。虽说巴尔格莫特弄不懂他讥讽的全部含义，但却觉得比挨一顿痛打还要难受。

加拉斯卡作何营生？这对炮匠街的居民来说，可算是个哑谜。谁也没看见他有过神智清醒的时